



离情别意

禹舜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离情别意

禹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离情别意

禹 舜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125 插页:2

字数:225,000 印数 1—3,000

ISBN7-5404-1293-3

I·1052 定价:6.50 元

目 录

离情别意	1
蛛网千层	6
公路伸向远方	9
海鸥翱翔	12
月夜	15
小草绿茵茵	18
丽江一盏灯	22
晒谷场上	25
油菜花香	28
婚礼	31
落红	36
出路	40
洞庭湖滨纪事	45
家庭喜事	53
城市小景	56
炭子冲人的感情	59
照片的回忆	63
苦涩的回忆	67

泰山奇遇	71
骚坛遐思	74
鼓浪屿抒怀	77
君山的歌	81
君山小记	85
青海纪事	87
青海拾趣	92
欢乐的盘王节	97
肖珊姑娘	100
珍姑娘	104
女儿	108
吴市长和他的女儿	112
爱与恨	120
囚徒	130
在特殊的学校里	133
西胡子,我心中的碑	138
军功章,在她胸前闪耀	142
一个献身方志事业的人	146
信任	151
劳模会后	157
渡船上	163
月有阴晴圆缺	167

在美人鱼的身旁	180
丹麦一华侨	185
丹麦妇女生活拾零	188
一张照片	191
谒马克思墓	196
海上明珠	199
山湖之国散记	205
眷恋	209
他们向往中国	213
海外游子	220
一串响铃	224
访美散记	228
美国的年轻人	235
美国人生活掠影	242
祖国在我心中	247
访美日记摘抄	249
后记	290

离情别意

多情自古伤离别。说到离情，古人总离不开一个“愁”字。上路之际，不是悲悲切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便是黯然伤神：“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离别之后，仍然愁绪缱绻，难以排遣：“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有的凄伤而竟至“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我常常想，旧时人们的离别，哪来那么多愁绪？后来读了杜甫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组著名的“三别”诗，方才明白：那时候，劳动人民之间的别离，原是生活驱赶着他们上路的。那无尽的路，意味着他们无尽的苦难，旅途尽头便是生命的尽头。这种离别，哪有不愁？

人的离合如同月的缺圆，古往今来都是寻常的事。但是，时代不同了，如今的离别往往联系着人们的新的追求和美好的希望，因而人们的感情也不同了。

我曾遇到过一对新婚夫妇的离别，那是在京广线上的汨罗车站。那次，我由南北上，车到汨罗站时，一位英俊的小伙子走上车来，座位还没找好，肩上的袋子、手中的提包还未来得及放下，就从我身边挤过，把头伸向车窗外，高声喊着：“丽娟，我在这里！”那被呼唤的姑娘旋风一般地朝他跑来，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仰视着车上的小伙子。这时，月台上紧张而且喧闹，上车的、下车的、叫卖的，简直像个闹市。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妨碍正在热烈倾谈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谈话急促得像奔腾翻滚的江水，一个问题提出来，几乎不待回答，又一个问题提出来了。然而，时间毕竟不能特殊的照顾一下他俩，汽笛终于响了，车轮在缓缓地滚动。小伙子依依惜别地伸出了手，姑娘却没有理会，她背过脸去，用手绢捂住嘴，两个肩膀不住地耸动。小伙子怅惘地望着窗外，很久才把头缩进车厢，歉意地对我道了声“对不起”，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

“刚才来送行的是你爱人吧？”我问道。

小伙子神情恍惚地点了点头：“我们结婚才半个月。”从小伙子的介绍中得知，他是地质队员，在遥远的新疆工作；他的新婚妻子是家乡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他们俩的下次相会，要待来年有探亲假时。

“怪不得她舍不得你离开。”我插嘴说。

“你误会了。”小伙子马上回答说，“她才不愿我守在她身边呢。婚前，我曾写信和她商量，我说你是民办教师，不容易调动工作；我远在他乡，又难得回家。不如趁结婚的机会，我申请回家乡工作算了。她不久就给我回了信，说：‘国家花那么多钱把你培养成地质队员，你不为国家找矿，却要放弃专业，回到没有矿可找的家乡来陪伴妻子，你对得起国家吗？’问得好凶哩！”小伙子说话时，流露出几分自豪的神情。不用说，他和她的心是相通的。

“不过，刚才火车开动时，她还是忍不住流泪了。”我笑着说。

“人都有感情嘛。你要她冷冰冰地站在月台上，才算舍得我走？”

说的是。这种别离，尽管有眼泪，有眷恋，但却是一种充满豪情壮志的离别，一种怀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光荣感的离别。

我还见过一种无言的离别。那是在湘南一个山村汽车站上。这里地区偏僻，既无河港可泛舟楫，亦无火车可乘，唯有一条砂石铺成的简易公路通向县城。汽车来到这个小站上，我见到一位约摸四十挂零年纪的妇女举着个被包，递给刚刚上车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接过被包，找好座位，然后朝车窗外喊“妈妈”时，汽车已经开动了。那中年妇女站在砂石路边，不慌不忙地举起手，对着汽车一挥一挥。那动作先是徐缓，继而快速，最后竟停在半空中了。挥手之间，有安慰之意，鼓励之情，但看不出一点凄伤惜别的愁绪，倒是希望送走的人去的越快越好。而车上的年轻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妈妈的身影消失后，他的两眼湿润了，接着又吸泣起来。

我碰碰年轻人，搭讪着问道：“你到哪里去呀？”

“读书去。”他说。原来，年轻人接到了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到县城转乘火车去学校报到。

我听了马上说道：“这是多好的事，你怎么还舍不得离开妈妈呀！”

“你不晓得，我妈妈要为我承受多少辛劳呵！”年轻人心情沉重地说，“我有两兄弟，爸爸是个残疾人，弟弟还在读书，我一走，生活的重担就全落在妈妈的肩上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暗自同情起他的母亲来。

“可是，妈妈却坚决要我去读书。妈妈说，四化建设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好不容易考取大学哪有不读的道理。我理解妈妈的心思，妈妈需要我，舍不得我离开，可是为了我的明天，为了国家的

明天，妈妈又希望我走。你别看她送我时没一句伤心的话，她是强忍住了呵！”

从年轻人的谈话中，我知道这位母亲的性格是坚强的。然而，能仅仅从性格的坚强去解释她在母子离别时的镇定么？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那是因为心中撒满了希望的种子呵！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用这样的诗句描写了朋友间的离情别意。这种诗的意境，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也见过。

那是我在湘西一个县采访时，适逢县委为一批老干部办理退休手续。其中一位老干部的事迹曾使我动情，他是县农业局局长，老伴早丧，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退休以后，本可以留住机关安度晚年，可他执意不肯，高低要回到乡下的老家去住。临走的前夕，我去访问了他。他一身农民打扮，满脸皱纹，半鬓白发，眼睛深嵌在眼窝里，十分深沉。我问他：“你是羡慕农村的安静吧，机关留你不住。”他笑了笑回答说：“什么安静不安静呵，我才不愿太安静哩。况且留在机关，有宽敞的住房，有熟悉的同事，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也都方便，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又问：“你乡下又没亲人，为何硬要到乡下去住呢？”这一问，可把老局长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吸了一口烟，兴奋地说：“不是说要把余热献四化么？我干了三十多年的农业工作，自信还懂点技术和经营管理。我那家乡是个落后地区，回去帮群众当当参谋，说不定也能有点作用哩。”多么宽广的胸怀呵！

第二天，老局长启程了。我赶到县城的小河边为他送行。当时，机关里的同志，全都来到了码头上。人们也许是为了再看老局长一眼，或者再交谈几句，而我却猛然觉得，这热烈的送行队伍，倒像一张鉴定表，一张对老局长为人的鉴定表。当机帆船开动时，老局长站在船头，微笑着，他那炯炯的目光，那浮云飘忽般的神采，使人感觉得出，他心中激荡着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欢乐。大家齐把目光投向他，那带有泪花的光芒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每个人都在同一

时刻对着老局长叮咛、祝愿，那声音汇集成呼喊，谁也分辨不清哪是谁说的话。机帆船前进着，人们向前移动，直涌到水边的沙滩上。船去远了，身影模糊了，大家还在挥手……

在四化建设的今天，我这里摄取的不过是几个平凡的离别镜头。然而，从这些离别的人们身上，从他们的脸色和眼神里，从车站、路旁、码头传出的声音里，你看不到那为衣食奔走的忧伤，也听不到那如诉如泣的呻吟。代替它们的已是一种全新的离情别意了。

蛛网千层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数不清的篇章赞美了动物，艳丽如蝴蝶，勤劳如蜜蜂，即使小小飞蛾，诗人们也吟咏过它那追求光明的天性。唯独蜘蛛，文学家们却疏远了它。平日人们谈起它，也总是带着一种厌恶和畏惧的感情。久居城市的我，直到最近才改变对它的看法。

蜘蛛，在《本草纲目》上早有记载：“此虫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乎诛义者，故曰蜘蛛。”它形体丑陋，八足无翅，每到黄昏，便在阴暗的角落里织起网来，然后躲在网的一角窥测，当飞蛾、蚊蝇之类昆虫一旦触网，它便闪电般地爬过去一把逮住，再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它铺下的那网，常挂在墙角、柜旁、桌底，黏黏地如同胶液。天长日久，那网上便沾满了灰尘和虫类的残骸。家庭每搞卫生时，头一件事便是清扫蛛网，消灭蜘蛛。

蜘蛛不但可恶，而且伤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乘凉，我忽然感到几滴轻如雨丝的东西掉到了后颈上，用手一摸，湿漉漉的。当时没有介意，过后便瘙痒起来。到第二天清早，后颈上生出了一大块红点，壮为桔仁，隐隐作痛。母亲见了，惊讶地说：“呀！生了蜘蛛痰。”原来，昨晚那“水”是蜘蛛造的孽。好在母亲富有经验，她到隔壁人家借来一只活公鸡，用指甲掐破鸡冠，把鸡血洒在蜘蛛痰的四周。我感到很快减轻了三分痛楚。母亲说：“雄鸡血是毒的，蜘蛛痰最服雄鸡血。”真的，没有搽药，蜘蛛痰就消失了。从此，我对蜘蛛的憎恨与日俱增。

今年收割晚稻时节，我到洞庭湖区去采访，一位乡党委书记领我走进一户人家，在那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简直成了蜘蛛的世界。进屋后不是碰到飘飞的蛛丝，便是踩得地面爬行的蜘蛛蹦作响，桌上摆满了浸制蜘蛛标本的瓶子，活蜘蛛则在屋角、床头、桌旁织下了一张张的网。

我正纳闷，主人从后屋走出来了。他身材瘦小，脸上有岁月刻下的深深皱纹，微微翘起的下巴上，长着密密的短胡子，黑白相间。从谈话中，我得知他名叫陈千强，原在县一中任生物教师。两年前，他年老退休，不在城市安家，也不到在城里工作的两个女儿那里去享天伦之乐，独自回到了离别三十多年的老家，试验用蜘蛛治虫。他从村里要了二亩田搞试验，把自己事先繁殖的蜘蛛释放到试验田里。有时整夜亮着手电筒，守在田边观察。早稻收割时，农民看到他那两亩田没打农药，没有虫害，产量又居全村之首时，大家没有不折服的，并纷纷要求他传授蜘蛛治虫的知识。他征得村干部的同意，开办了农民技术夜校。每到夜晚，村民们纷纷赶到课堂，比听戏曲还专心地听他讲课。今年，全村八百多亩稻田都放养了蜘蛛，丘丘稻田织满了一张张蛛网，蜘蛛在禾苗茎部整日整夜地繁忙爬行，即使虫子危害最烈的季节，全村没一丘稻田打农药，而早、晚稻

都获得丰收。

我听完，不禁说道：“我结识的人，没有不讨厌蜘蛛的，只有你是例外。”

他说：“其实蜘蛛种类繁多，这农田蜘蛛于人有益，不能不爱。民谚说‘蛛网千层，五谷丰登。’蜘蛛擅长织网捕虫，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

我便问道：“要是大面积推广蜘蛛治虫行不行呢？”

他马上回答说：“怎么不行？农田蜘蛛数量多，寿命长，繁殖快，食量大。在洞庭湖区，一般稻田每亩常有蜘蛛几万只到十多万只，蜘蛛一年产卵十多次，有的蜘蛛产卵多达上千颗。危害最大的稻飞虱、稻叶蝉，是蜘蛛主治的对象，效率比用农药要强得多。”

我听了，不禁暗暗惊叹他对蜘蛛治虫的熟悉，便趁机问起他研究蜘蛛治虫的经历。他说：“差不多八年了。那时是在教学之余作点试验，可刚研究出一点门路来，就要退休了，要不是回到农村……”

是的，回到农村，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据说，县长已登门拜访，请他回县农业局当顾问。他自己也正在盘算着，如何把蜘蛛治虫的研究成果在全县推广。

归途中，我也一改旧习，生怕踩死了田间小路上的蜘蛛。

公路伸向远方

公路夹在两行翠绿的柳树当中，笔直笔直地伸向前，伸向前，一直伸到两眼望不到的尽头。路面宽而又平，大卡车、小轿车、长途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东来西往，纵情驰骋，使洞庭水乡变得宛若繁华闹市。

这是我的故乡湘阴县一条伸向远方的路。

故乡原没有这样的路。在我孩提时，见到的最宽的路是大堤路面。那是祖先们用泥土筑成的，既是挡水的“铜墙铁壁”，又是供人行走的大路，夏日是乘凉的场所，秋收是晒谷的禾坪。县城的麻石街，也没有我家乡下的大路宽。我们那县城，就在洞庭湖畔，县城伸向远方的路，全是穿过田野的弯弯曲曲的泥路，别说火车、汽车，连马车、骡车都没见过。北到岳阳，南往长沙，东去汨罗，西下益阳，除了乘船走水路，就都靠那弯弯曲曲的泥巴路。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县委会干事。当时，所有县级机关，一部汽车也没有。县里若召开区、乡干部参加的“三级扩干会”什么的，不在三天前发通知，就休想到齐。因为哪怕远隔县城二百里的边远区乡，干部们也只好靠两条腿走路。至于群众，送公粮也好，购货物也好，只能担子压在肩上，脚踩在泥面上。在我的故乡，一辈子没上过县城的，少说也超过半数。至于从县里进大城市去的，不是有事非去不可，谁也不会去受那磨破脚板皮的苦。

也许是故乡人尝够了行路难的苦头，那年冬，上边号召修公路时，全县像煮开了一锅水，到处热火朝天地干开了。人们吃住在工棚，白天路上无闲人，晚上还要点起灯笼火把干。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到区乡干部，人人分段包干，日夜守在工地。地委一位领导带几个干部来县检查工作，路上被民工当闲人挡住，怎么说也说不清，硬是和民工一道修路。后来直到县委书记闻讯赶去方解了围。

那年月，动不动就来个“大干”，干了数不清的错事和蠢事。这修路自然也打上了“左”的印记，受到“五风”的影响。然而，故乡那十多条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的路，毕竟拉直了，拓宽了，成了能通汽车的简易公路。

你能想到走惯了泥泞坎坷的羊肠小道的村民们，第一次踏上了铺了沙石的宽广平坦的公路，那欣喜、骄傲的神情吗？那可是仿佛由他们亲手造出了地球一般的自豪呵！

你能想到除了手推车没见过任何机动车的村民们，第一次在故乡的公路上看到了汽车，那惊奇、赞叹的神情吗？那可是如同现在人们议论天外之物一般的热烈呵！

今年春天，我因公回故乡去，对于路的感受，就像故乡人第一次见到汽车那般惊喜。你看那汽车站，建立在原先荒凉的北门城外，候车室里一排排长凳座无虚席，售票窗口和过道上，还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宽阔的停车场上，可停摆数十辆大型客车。从早

到晚，都有汽车出出进进。

候车室里，有人在谈论着：“汽车多了，反而不容易买到车票了，你看怪不怪？”

“有什么怪的，坐汽车花钱又不多，谁还愿走路。”

“如今，人也会享福了，过去一两百里路靠两条腿，如今动不动就喊搭汽车。”

“不是享福，而是节约时间。过去到汨罗要走一天，如今搭汽车一个小时就到了。”

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大发感慨：“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遥远的地方离你也近了。”

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的心衷，有人应和着：

“是的呀！我们县有三条公路连接国道，上可以到北京，下可以到广州，坐上汽车全国各地通汽车的地方都可以去。”

我在故乡住了三天，不要说通往长沙的公路修得又宽又平，就连我从县城去资江尾间的临资口，三十里路也是坐的汽车。那可是在洞庭湖淤起来的堤垸之中呀！不要说得太远，就连我的父辈们当年赤脚草鞋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时，恐怕也不会想到如今会有这样的路。

返回的路上，我耳旁轰鸣着汽车的笛声，那么急促，那么雄壮，应和着我心脏的搏动，血液的奔流。

呵！故乡的路！那用辛劳和汗水筑成的路，由理想和希望铺砌的路，就像一道给人以希望的闪光，昭示着璀璨的前程。